



唐段少卿西陽襍俎前集卷之十一

唐太常少卿臨淄柯古段成式

撰

明四川道監察御史內鄉李雲鵠校

廣知

俗諱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說上屋見影魂當去

金曾經在丘塚及為釵釧溲器陶隱居謂之辱金不可

合鍊

鍊銅時與一童女俱以水灌銅銅當自分為兩段有凸

起者牡銅也凹陷者牝銅也

爨釜不沸者有物如豚居之去之無也



竈無故自濕潤者赤蝦蟆名鈎注居之去則止  
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也

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血勇怒而面赤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暗風氣多聾木氣多偃石  
氣多力阻險氣多瘦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痺丘  
氣多疔衍氣多仁陵氣多貪

身神及諸神名異者胸神曰覺元髮神曰玄華目神曰  
虛監鼻神曰冲龍玉舌神曰始梁

夫學道之人須鳴天鼓以召衆神也左相叩爲天鐘卒  
遇凶惡不祥叩之右相爲天磬若經山澤邪僻威神大

祝叩之中央上下相叩名天鼓存思念當道鳴之叩之  
數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七或二十四或十二

玉女以黃玉爲誌大如黍在鼻上無此誌者鬼使也

入山忌日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

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日一作日十

六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

凡夢五藏得五穀肺爲麻肝爲麥心爲黍腎爲菽脾爲  
粟

凡人不可北向理髮脫衣及唾大小便

月朔日勿怒



三月三日不可食百草心四月四日勿伐樹木五月五日勿見血六月六日勿起土七月七日勿思忖惡事八月四日勿市履屣九月九日勿起牀席十月五日勿罰責人十一月十一日可沐浴十二月三日可戒齋如此忌三官所察凡存修不可叩頭叩頭則傾九天覆泥九天帝號於上境太乙泣於中田但心存叩頭而已老子拔白日正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十二日四月十六日五月二十一有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十九日九月十六日十月十三日十一月十日十二月七日

隱訣言太清外術 生人髮挂菓樹鳥鳥不敢食其實材

茨兩鼻兩蒂食之殺人 簷下滴菜有毒堇黃花及赤

芥一曰芥殺人 瓠牛踐苗則子苦 大醉不可卧黍穰

上汗出眉髮落 婦人有娠食乾薑令胎內消及黃梅十月

食霜菜令人面無光 三月不可食陳菹用莎衣結治

蠖蝮瘡 井口邊草主小兒夜啼着母卧薦下勿令知

之 船底苔療天行 寡婦藁薦草節去小兒霍亂

自縊灰繩毒顛狂 孝子矜灰傳面酖 東家門雞棲

木作灰治失音 砧垢能蝕人履底 古襯板作琴底

合陰陽通神 魚有睫及目合腹中自連珠二目不同



連鱗白髮腹下丹字並殺人 鼈目白腹下五一曰字

卜一曰字者不可食 蟹腹下有毛殺人 蛇以桑柴

燒之則見足出 獸岐尾鹿斑如豹羊心有竅悉害人

馬夜眼五月以後食之殺人 犬懸蹄肉有毒 白

馬鞍下肉傷人五臟 烏自灰目不閉鴨目白烏四距

卵有八字並殺人 凡飛鳥投人家井中必有物當拔

而放之 水脉不可斷井水滂不可飲酒漿無影者不

可飲 壤與青蛙地中最毒蛇怒時毒在頭尾 凡冢

井間氣秋夏中之殺人先以雞毛投之毛直下無毒迴

旋而下不可記當以醋數斗澆之方可入矣 頗梨干

歲冰所化也 琉璃馬腦先以自然灰煮之令軟可以

雕刻自然灰生南海 馬腦鬼血所化也玄中記言楓

脂入地為琥珀世說曰桃瀋入地所化也淮南子云兔

絲琥珀苗也

鬼書有業煞刁斗出於古器

百體中有懸鍼書垂露書秦王破冢書金鵲書虎爪書

倒薤書偃波書信幡書飛帛書籀書一云篆書制書

列書日書月書風書署書虫食葉書胡書蓬書天竺書

楷書橫書芝英隸鍾隸鼓隸龍虎篆麒麟篆魚篆虫篆

鳥篆鼠篆牛書兔書草書龍草書狼書犬書雞書震書



反左書行押書檄書景書半草書

召奏用虎爪爲不可學以防詐僞 誥下用偃波書

謝章詔板用螭脚書 節信用鳥書 朝賀用慎書

亦施於婚姻

西域書有鱗屑書蓮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馱乘書犛牛

書樹葉書起灰書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鳥音書等有

六十四種

胡綜博物孫權時掘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

又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莫能識其由

使人問綜綜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平諸山阜處

處輒埋寶物以當王氣此蓋是乎

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刊

其腹云摩兜鞬摩兜鞬慎言疑此亦同太廟金人緘

口銘

歷城北二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綠

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罟罾踈布遠望之者若蛛

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燕集參軍張伯瑜諮公言向

爲血羹頻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也遂如公語果成

時清河王恠而異焉乃諮公未審何義得爾公曰可思

湖目清河笑而然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曰



湖目之事吾實未曉叔道對曰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故  
令公思清河歎曰人不讀書其猶夜行二毛之叟不如  
白面書生

梁主客陸緬謂魏使尉瑾曰我至鄴見雙闕極高圖飾  
甚麗此間石闕亦爲不下我家有荀勗所造尺以銅爲  
之金字成銘家世所寶此物往昭明太子好集古器遂  
將入內此闕旣成用銅尺量之其高六丈瑾曰我京師  
象魏固中天之華闕此間地勢過下理不待高魏肇師  
曰荀勗之尺是積黍所爲用調鍾律阮咸譏其聲有湫  
隘之韻後得玉尺度之過短

舊說不見輔星者將歿成式親故常會修行里有不見  
者未周歲而卒

相傳識人星不患瘡成式親識中識者悉患瘡又俗不  
欲看天獄星有流星入當被髮坐哭之候星却出災方  
弭金樓子言余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恐流星入天  
牢方知俗忌之久矣

荊州陟岷寺僧鄒照善射每言射之法凡光長而搖者  
鹿帖地而明滅者兔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  
見三虎並來夾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威乃入地得  
之可却百邪虎初歿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



捫時而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當得物如虎珀蓋虎目光淪入地所為也

又言雕翎能食諸鳥羽復善作風羽風羽法去括三寸鑿小孔令透筭及鏤風渠深一粒自括達于孔則不必羽也

道士郭采真言人影數至九成式常試之至六七而已外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又說九影各有名影神一名右皇二名魍魎三名洩節樞四名尺鳧五名索關六名魄奴七名竈囡一日舊抄九影名在麻面紙中向下兩字魚食不記八名亥靈胎九魚全食不辨

寶曆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影不欲照冰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為此古蠖蝮短狐踏影蠱皆中人影為害近有人善炙人影治病者

都下佛寺往往有神像鳥雀不污者鳳翔山人張盈善飛化甲子言或有佛寺金剛鳥不集者非其靈驗也蓋由取土處及塑像時偶與日辰旺相相符也

又言相寺觀當陽像可知其貧富故洛陽脩梵寺有金剛二鳥雀不集元魏時梵僧菩提達摩稱得其真相也

或言龍血入地為琥珀南蠻記寧州沙中有折腰蜂岸



崩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爲琥珀

李洪山人善符錄博知常謂成式瓷瓦器聖者可弃昔  
遇道者言雷蠱及鬼魅多遁其中

近佛畫中有天藏菩薩地藏菩薩近明諦觀之規彩鑠  
目若放光也或言以曾青和壁魚設色則近目有光又  
往往壁畫僧及神鬼目隨人轉點眸子極正則爾

秀才顧非熊言釣魚當釣其有旋繞者失其所主衆鱗  
不復去頃刻可盡

慈恩寺僧廣升言真元末閬州僧靈鑿善強其彈丸方  
用洞庭沙岸下一日土三觔炭末三兩瓷末一兩榆皮

半兩泔澱二勺紫礦二兩細沙三分藤紙五張渴搗汁  
半合九味和擣三千杵齊手丸之陰乾鄭彙爲刺史時  
有富家名寅讀書善飲酒彙甚重之後爲盜事發而歿  
寅常詣靈鑿角放彈寅指一樹節其節目相去數十步  
曰中之獲五千一發而中彈丸反射不破至靈鑿乃陷  
節碎彈焉

王彥威尙書在汴州之二年夏旱時袁王傅季玘遇汴  
因宴王以旱爲言季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  
十石甕二枚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分  
置於鬧處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以下十餘令



西陽十一  
八  
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輒王如言試之一日  
兩夜雨大注舊說龍與蛇師為親家焉

唐段少卿酉陽雜俎前集卷之十二

唐 太常少卿臨淄柯古段成式撰  
明 四川道監察御史內鄉李雲鵠校

語資

歷城縣魏明寺中有韓公碑大和中所造也魏公曾令人遍錄州界石碑言此碑詞義最善常藏一本於枕中故家人名此枕為麒麟函韓公諱麒麟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禰衡潘尼二集並載奕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於此君房曰詞



人自是好相採取一字不異良是後人莫辨魏尉瑾曰  
九錫或稱王粲六代亦言曹植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  
亦無舉世所推如温子升獨擅鄴下常見其詞筆亦足  
稱是遠名近得魏收數卷碑製作富逸特是高才也

梁遣黃門侍郎明少遐秣陵令謝藻信威長史王纘冲  
宣城王文學蕭愷兼散騎常侍袁狎兼通直散騎常侍  
賀文發宴魏使李騫崔劼温凉畢少遐詠騫贈其詩曰  
蕭蕭一曰蕭風簾舉依依然可想騫曰未若燈花寒不結  
最附時事少遐報詩中有此語劼問少遐曰今歲奇寒  
江淮之間不乃冰凍少遐曰在此雖有薄冰亦不廢行

不似河水一合便勝車馬狎曰河冰上有狸跡便堪入  
渡劼曰狸當為狐應是字錯少遐曰是狐性多疑馳性  
多預狐疑猶預因此而傳耳劼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  
乃是鳥之一長狐疑馳預可謂獸之一短也

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瑾酒一喻卽盡笑曰奇快瑾曰鄉  
鄴飲酒未嘗傾卮武州已來舉無遺滴君房曰我飲實  
少亦是習慣微學其進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  
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便不可得而度魏肇師曰徐君  
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十復作若為輕重  
梁宴魏使魏肇師舉酒勸陳昭曰此席已後便與卿少



西陽十二  
二  
賜阻闕念此甚以悽眷昭曰我欽仰名賢亦何已也路  
中都不盡深心便復乖隔泫歎如何俄而酒至鸚鵡杯  
徐君房飲不盡屬肇師肇師曰海蠡蜿蜒尾翅皆張非  
獨為玩好亦所以為罰卿今日真不得辭責信曰庶子  
好為術數遂命更滿酌君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師  
曰此謂直道而行乃非豆箕之喻君房乃覆椀信謂瑾  
肇師曰適信家餉致濡醪酒數器泥封全但不知其味  
若為必不敢先嘗謹當奉薦肇師曰每有珍旨多相費  
累顧更以多慚

魏僕射收臨代七月七日登舜山徘徊顧眺謂主簿崔

曰吾所經多矣至於山川沃壤衿帶形勝天下名州不  
能過此唯未審東陽何如崔對曰青有古名齊得舊號  
二處山川形勝相似曾聽所論不能踰越公遂命筆為  
詩於時新故之際司存缺然求筆不得乃以五伯杖畫  
堂北壁為詩曰述職無風政復路阻山河還思麾蓋日  
留謝此山阿

舜祠東有大石廣三丈許有鑿不醉不歸四字於其上  
公曰此非遺德令鑿去之

梁宴魏使季騫崔劼樂作梁舍人賀季曰音聲感人深  
也劼曰昔申喜聽歌愴然知是其母理實精妙然也梁



西陽十一  
三  
主客王克曰聽音觀俗轉是精者劾曰延陵昔聘上國  
實有觀風之美季曰卿發此言乃欲挑戰騫曰請執鞭  
弭與君周旋季曰未敢三舍劾曰數奔之事久已相謝  
季曰車亂旗靡恐有所歸劾曰平陰之役先鳴已久克  
曰吾方欲館穀而旌武功騫曰王夷師燔將以誰屬遂  
共大笑而止樂欲訖有馬數十疋馳過未有闈人騫曰  
巷伯乃同趣馬詎非侵官季曰此乃貌似劾曰若值袁  
紹恐不能免

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禿樹森竦泉石  
崇邃歷中葳蕤之勝也曾有人折其桐枝者公曰何謂

傷吾鳳條自後人不復敢折公語叅軍尹孝逸曰昔季  
倫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對曰曾詣洛西游其故所  
彼此相方誠如明教孝逸常欲還鄴詞人餞宿於此逸  
爲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此兩句比謝  
靈運池塘十字焉

單雄信幼時學堂前植一棗樹至年十八伐爲鎗長丈  
七尺拱圍不合刃重七十觔號爲寒骨白常與秦王卒  
相遇秦王以大白羽射中刃火出因爲尉遲敬德拉折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  
豎越三領黑羶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  
吾族射必溢鏑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英公常獵命敬  
業入林趁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  
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玄宗常伺察諸王寧王常夏中揮汗鞞鼓所讀書乃龜  
茲樂譜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當極醉樂耳

寧王常獵於鄆縣界被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鎖甚固王  
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  
作仕叔伯莊居昨夜遇火光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某  
至此動婉含嚔治態橫生王驚悅之乃載以後乘時慕

犖者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  
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克才人  
經二日京兆奏鄆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店  
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昇一櫃入店中夜久膈膊有聲  
店戶人惟日出不啓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  
已成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云寧哥大能處  
置此僧也莫才人能爲秦聲當時號莫才人轉馬  
一行公本不解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棊一局遂與  
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乘除語  
則人人爲國手



音羅什與人基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 或言王積

薪對玄宗基局畢悉持時一日出

黃胤兒矮陋機惠玄宗常憑之行問外間事動有錫賚號曰肉杓一日入遲上恠之對曰今日雨淖向逢捕賊官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因下階叩頭上曰外無奏汝無懼復憑之有頃京兆上表論上即叱出令杖殺焉

王勃每為碑頌先墨磨數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筆書之初不窺點時人謂之腹藁少夢人遺以瓦墨盈袖

燕公常讀其夫子學堂碑頌頭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于七曜在南方有是之

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已下卒不可悉

李白名播海內玄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上不覺亡萬乘之尊因命納履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為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別賦及祿山反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蝕月衆言李白唯戲杜考功飯顛山頭之句成式偶見李白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今錄首尾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烟歸碧海夕雁度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角平司徒常送太僕卿周皓上諸色人吏中未有一老人八十餘著緋皓獨問君屬此司多少時老人言其本藝正傷折天寶初高將軍郎君被人打下領骨脫其爲正之高將軍賞錢千萬兼特奏緋皓因領遣之唯薛覺皓顏色不足伺客散獨留從容謂周曰向卿問著緋老吏似覺卿不悅何也皓驚曰公用心如此精也乃去僕邀薛宿曰此事長可緩言之某少年常結豪族爲花柳之遊竟蓄亡命訪城中名姬如蠅襲羶無不獲者時靖恭坊有姬字夜來稚齒巧笑歌舞絕倫貴公子破產迎之予時與數輩富於財更擅之會一日其母白皓曰某

日夜來生日豈可寂寞乎皓與往還竟求珍貨合錢數十萬會飲其家樂工賀懷智紀孩孩皆一時絕手肩方合忽覺擊門聲皓不許開良久折關而入有少年紫裘騎從數十大詬其母母與夜來泣拜諸客將散皓時血氣方剛且恃扛鼎顧從者敵因前讓其怙勢攘臂毆之踣於拳下遂突出時都亭驛有魏貞有心義好養私客皓以情投之貞乃藏於妻女間時有司追捉急切貞恐蹤露乃夜辦裝具腰白金數挺謂皓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當家今可依之且宜謙恭不怠周簡老蓋大俠之流見魏貞書甚喜皓因拜之爲叔遂言狀簡



老命居一船中戒無妄出供與極厚居歲餘忽聽船上  
哭泣聲皓潛窺之見一少婦縞素甚美與簡老相慰其  
夕簡老忽至皓處問君婚未其有表妹嫁與甲甲卒無  
子今無所歸可事君子皓拜之即夕其表妹歸皓有  
女二人男一人猶在舟中簡老忽語皓事已息君貌寢  
必無人識者可游江淮乃贈百餘千皓號哭而別簡老  
尋卒皓官已達簡老表妹尚在兒娶女嫁將四十餘年  
人無所知者適被老吏言之不覺自愧不知君子察人  
之微也

有人親見薛  
司徒說之也

七層末禪師玄覽住荊州陟岵寺道高有風韻人不可

得而親張璪常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讚之衛象詩之亦  
一時三絕覽悉加聖焉人問其故曰無事疥吾壁也僧  
郝卽其甥爲寺之患發瓦探穀壞墻薰鼠覽未嘗責有  
弟子義詮布衣一食覽亦不稱或恠之乃題詩於竹曰  
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欲知吾道廓不與物情違忽  
一夕有梵僧撥戶而進曰和尚速作道場覽言有爲之  
事吾未嘗作僧熟視而出反手闔戶門扃如舊覽笑謂  
左右吾將歸歟遂遽浴訖一曰隱几而化  
焉僕射侍中既立勲業頗自矜伐常有陶侃之意故呼  
田悅爲錢龍至今爲義士非之當時有揣其意者乃先



著謠於軍中曰齋鍾動也和尚不上堂月餘方異其服色謁之言善相馬遽見因請遠左右曰公相非人臣然小有未通處當得寶物直數千萬者可以通之馬初不實之客曰公豈不聞謠乎正謂公也齋鍾動時至也和尚公之名不上堂不自取也馬不聽之始惑卽爲具肪玉紋犀及貝珠焉客一去不復知之馬病劇方悔之信都民蘇氏有二女擇良婿張文成往成蘇曰子雖有財不能富貴得五品官卽死時魏知古方及第蘓曰此雖黑小後必貴乃以長女妻之女髮長七尺黑光如漆相者云大富貴後知古拜相封夫人云

明皇封禪太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女婿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脯次玄宗見鎰官位騰躍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黃幡綽曰此乃太山之力也成式會一夕堂中會時妓女玉壺忌魚炙見之色動因訪諸妓所惡者有蓬山忌鼠金子忌蟲尤甚坐客乃兢徵蟲拏鼠事多至百餘條予戲據其事作破蟲錄



唐段少卿西陽禕祖前集卷之十三

唐太常少卿臨淄柯古段成式撰

明四川道監察御史內鄉李雲鵠校

冥蹟

魏韋英卒後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日英歸至庭呼曰阿  
梁卿忘我耶子集驚張弓射之即變為桃人茅馬而長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才俊清河  
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粉  
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  
恍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



西前十三  
之中忽蒙厚命素既不叙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乃平  
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  
遂前入就牀坐其女在戶東立與什叙溫涼室內二婢  
秉燭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風  
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  
嘉君吟嘯故欲一叙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  
尊公爲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  
乃與論漢魏時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  
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  
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乃去不返什乃下牀辭出女曰從

此十年當更相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  
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一大冢什肩歷下以爲  
不祥遂請僧爲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築  
河於垣一作冢遂於幕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  
泣曰今歲乃是十年可如何也作罷什在園中食杏唯  
云報女郎信俄卽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十二爲郡功  
曹爲州里推重及歿無不傷嘆

南巨川常識判冥者張叔言因撰續神異記具載其靈  
驗叔言判冥鬼十人十人數內兩人是婦人  
又烏龜狐亦判冥



于襄陽頓在鎮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  
言語明晤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劉有酒傾數杯  
日暮舉人指支逕曰某弊止從此數里能左顧乎劉辭  
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曰流水涓涓芹努吐一日牙織鳥雙  
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至明日  
劉歸襄州尋訪舉人殯宮存焉

顧况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魂遊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  
悲傷不已因作詩吟之且哭詩云老人喪一子日暮泣  
成血心逐斷猿驚跡隨飛鳥滅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  
別其子聽之感慟囚自誓忽若作人當再為顧家子經

日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顧家復都無  
所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親愛蒲側唯語不  
得當其生也已後又不記年至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  
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叙前生事歷歷不誤  
弟妹小名悉遍呼之抑知羊叔子事非恠也即進士顧  
非熊成式常訪之涕泣為成式言釋氏處胎經言人之  
住胎與此稍差

尸窆

近代喪禮初歿肉棺而截亡人衣後幅留之 又肉棺  
加蓋以肉飯黍酒著棺前搖蓋叩棺呼亡者名字言起



食三度然後止

琢釘及漆棺止哭哭便漆不乾也

銘旌出門衆人掣裂將去 送亡人不可送韋革鐵物

及銅磨鏡使蓋言死者不可使見明也董勛言禮弁服

韎韐此用韋也

一曰茅韋

刻木爲屋舍車馬奴婢抵蠱等周之前用塗車荔靈周

以來用備

送亡者又以黃卷蠹錢菟毫弩機紙疏挂樹之屬又作

轅車車古蓐也蓐似屏

世人死者有作伎樂名爲樂喪魁頭所以存亡者之魂

氣也一名蘇衣被蘇蘇如也一曰狂阻一曰觸壙四目

曰方相兩目曰傲據費長房識李娥一曰俄藥丸謂之方

相腦則方相或鬼物也前聖設官象之

又忌狗見屍令有重喪

亡人坐上作魂衣謂之上天衣

送亡者不齋鏡奩蓋

縗鬼衣也桐人起虞卿明衣起左伯桃挽歌起紼謳故

舊律發冢弃市冢者重也言爲孝子所重發一壘土則

坐不須物也

弔字矢貫弓也古者葬弃中野禮貫弓而弔以助鳥獸



之害

後魏俗竟厚葬棺厚高大多用栢木兩邊作大銅鑲鈕不問公私貴賤悉白油絡憶轎車迺素稍仗打虜鼓哭聲欲似南朝傳哭挽歌無破聲亦小異於京師焉

周禮方相氏馭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栢墓上樹栢路口致石虎爲此也

昔秦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而不知名道逢一童子曰此名弗述常在地中食死人腦欲殺之當以栢插其首遭喪婦人有面衣暮已下婦人著箇不著衣又婦人哭以扇掩面或有帷幄內哭者

漢平陵王墓墓多狐狐自穴出者比百毛上坐灰魏末有人至狐穴前得金刀鑷玉唾壺

貝丘縣東北有齊景公墓近世有人開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鵝鵝迴轉翅以撥石復下入一丈便有青氣上騰望之如陶煙飛鳥過之輒墮灰遂不敢入

元魏時菩提寺僧多達多發冢取塼得一人自言姓崔

名涵字子洪在地下十二年如醉人時復遊行不甚辨了畏日及水火兵刃常走疲極則止洛陽奉洛里多賣

送灰之具涵言作栢棺莫作桑穰吾地下見發鬼兵一鬼稱是栢棺主者曰雖是栢棺乃桑穰也必受外侵而無力



南朝夢卒贈予者以密應看貂蟬者以鴈代之綬者以書

先賢大臣家墓揭杙題其官號姓名五品以上漆棺六品以下但得漆際

南陽縣民蘇調女歿三年自開棺還家言夫將軍事赤小荳黃荳歿有持此二荳一石者無復作苦又言可用梓木爲棺

劉晏判官李邈莊在高陵莊客懸欠租課積五六年邈因官罷歸莊方欲勘責見倉庫盈羨輸尚未畢邈恠問悉曰某作端公莊客二三年矣久爲盜近開一古冢冢

西去莊十里極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側有碑斷倒草中字磨滅不可讀初旁掘數十丈遇一石門固以鐵汁累日洋糞沃之方開開時箭出如雨射殺數人衆懼欲出某審無他必機關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輒出投十餘石箭不復發因列炬而入至開第二重門有木人數十張目運劔又傷數人衆以棒擊之兵仗悉落四壁各畫兵衛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懸以鐵索其下金玉珠璣堆積衆懼未卽掠之棺兩角忽颼颼風起有沙迸撲人面須臾風甚沙出如注遂沒至膝衆驚恐走比出門已塞矣一人復後爲沙埋歿乃同酌地謝之



誓不發冢

水經言越王勾踐都琅琊欲移允

元

一日常冢冢中風生

飛沙射人人不得近遂止按漢舊儀將作營陵地內方石外沙演戶交橫莫耶設伏弩伏火弓矢與沙蓋古製有其機也○又候白旌異記曰

言一作

盜發白茅冢棺內

大吼如雷野雉悉雉穿內火起飛焰赫然盜被燒灰得非伏火乎

永泰初有王生者住在揚州孝感寺北夏月被酒手垂於床其妻恐風射將舉之忽有巨手出於床前牽王臂墜床身漸入地其妻與奴婢共曳之不禁地如裂狀初

餘衣帶頃亦不見其家併力掘之深二丈許得枯骸一具已如數百年者竟不知何恠

江淮元和中有一百姓耕地地陷乃古墓也棺中得視五十腰

處士鄭賓于言嘗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殮日暮其兒女忽覺有樂聲漸近至庭宇屍已動矣及入房如在梁棟間屍遂起舞樂聲復出屍倒旋出門隨樂聲而去其家驚懼時月黑亦不敢尋逐一更村正方歸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罵尋之入墓林約五六里復聞樂聲在一栢林上及近樹樹下有火熒熒然屍方舞矣



村正舉杖擊之屍倒樂聲亦住遂負屍而返

醫僧行儒說福州有弘濟上人齋戒清苦常於沙岸得

一顱骨遂貯衣籃中歸寺數日忽眠中有物齧其耳以

手撥之落聲如數升物疑其顱骨所為也及明果墜在

牀下遂破為六片零置瓦溝中夜半有火如雞卵次第

入瓦下燭之弘濟責曰爾不能求生人天憑朽骨何也

於是恠絕

近有盜發蜀先主墓墓穴盜數人齊見兩人張燈對奕

侍衛十餘盜驚懼拜謝一人顧曰爾飲乎乃各飲以一

杯兼乞與玉腰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溼矣帶乃

巨虵也視其穴已如舊矣

海河水道

海河者即水經瓜河尾也鄭注治水又東合清河淇其

源流易涇渭清漳沱河歸於海故經曰派河尾也

作派非是蓋水之通於海者皆曰派瓜河尾也

故道元復南述以申明之也此正指今北運河會永定大

滏陽子牙南運等河而合流為海河也禹貢同為逆河入



唐段少卿西陽襍俎前集卷之十四

唐太常少卿臨淄柯古段成式撰

明四川道監察御史內鄉李雲鵠校

諾臯記上

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葆登掌祀將以著於感通  
有生盡幻遊魂爲變乃聖人定璇璣之式立巫祝之官  
考乎十輝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  
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生言竈下之駒撥莊生言  
戶內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覩委蛇而病愈  
徵祥變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乏主而已成式因



覽歷代恠書偶疏所記題曰諾臯記街談鄙俚與言風  
波不足以辯九鼎之象廣七車之對然游息之暇足為  
鼓吹耳

崑崙之墟帝之下都百神所在也

大荒中有靈山有十巫咸曰即盼彭姑具禮抵謝羅從  
此升降

天山有神是名渾激狀如橐而光其光如火六足重翼

無面目是識一曰歌舞實為帝江形天與帝爭神帝斷

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為目臍為口操干戚而舞焉

漢竹宮用紫泥為壇天神下若流火玉飾器七千枚一作

枝舞女三百人○一曰漢祭天神用萬二千杯養牛五

歲重三千觔

太一君諱膺天秩萬二千石

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常張  
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  
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  
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乘白龍振策登天天翁乘餘  
龍追之不及堅既到玄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為  
上卿侯改白雀之胤不產於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  
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為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



北斗魁第一星神名曰執報一日

陰

第二星曰叶詣一作

詣

第三星曰視金第四星曰拒一作

理

第五星曰防忤第

六星曰開寶第七星曰招搖始一日

始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人民時秩二萬六千石

佩襍色綬綬長六丈六尺從女九千以丁亥日死

西王母姓楊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日婉

姸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

有六女皆名察一作

祭

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

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筭筭一百日故為天帝督使

下為地精巳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

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

兄礪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日竈

神名壤子也

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魚身

金一匱言名馮循一作

修

河圖言姓呂名夷穆天子傳言

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八石得水仙抱朴子

曰八月上庚日溺河

正九年所開以河北運河水漲者也

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內呼之河伯九千導引入水不

溺

寺又東南逕神機營馬房又東逕楊家場入寶坻縣界逕



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太真科經說有鬼仙丙戌日鬼名鼈生 丙午日鬼名

挺穠 乙卯日鬼名天階 戊午日鬼名耳述 壬戌

日鬼名遼 辛丑日鬼名迭 乙酉日鬼名聶左 丙

辰日鬼名天遊 辛卯日鬼名懸 酉虫鬼名髮廷廷

廁鬼名項天竺 二日 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

之不害人長三寸三分上下烏衣 馬鬼名賜 蛇鬼

名例石圭 二日 井鬼名瓊 衣服鬼名甚遼 神荼鬱

壘領萬鬼舊讎詞曰申作食 狒胃食虎雄伯食魅騰

蘭 一日 食祥攪 一日 諸食咎伯倚食夢强梁祖名共食

礫 二日 死寄生窮竒騰根共食蠱王延壽所夢有遊光

釁毅 諸渠 印堯 夔瞿 傖穉 將劇 摘脉

堯峴寺 一日堯峴等

吐火羅國縛底野城古波斯王烏瑟多習之所築也王

初築此城高二三尺即壞歎曰吾應無道天令築此城

不成矣有小女名郝息見父憂恚問曰王有隣敵乎王

曰吾是波斯國王領千餘國今至吐火羅國中欲築此

城垂功萬代既不遂心所以憂耳女曰願王無憂明日

令匠視我所履之跡築之即立王異之至明女起步西

北自截右手小指遺血成蹤匠隨血築之逐日轉蹤匝



女遂化爲海神其海神至今猶在堡子下澄清如鏡周  
五百餘步

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有賈  
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爲炭境內數百家  
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  
此龍所爲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王乃易  
衣持劍默出至龍所見龍卧將欲斬之因曰吾斬寐龍  
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爲師子王即乘其上  
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  
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乃作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乘

欲有所向隨心即至王許之後常乘龍而行

乾陀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

一曰加色伽當

討襲諸國所

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絲二條自留一一與妃妃

因衣其絲謁王絲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王見驚

恐謂妃曰爾忽著此手跡之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

絲王怒問藏臣藏臣曰絲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

問之商言南天竺國娑陀婆恨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

絲並重疊積之手染鬱金拓於絲上千萬重手印悉透

丈夫衣之手印當背婦人衣之手印當乳王令左右披

之皆如商者言王因叩劍曰吾若不以此劍裁娑陀婆



恨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娑陀婆恨王  
手足使至其國娑陀婆恨王與群臣報曰我國雖有  
王名娑陀婆恨原無王也但以金爲王設於殿上凡統  
領教習在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其國隱其  
王於地窟中鑄金人來迎伽色伽王知其僞且自恃福  
力因斷金人手足娑陀婆恨王於窟中手足亦自落也  
齊郡接歷山上有古鐵鎖大如人臂繞其峯再浹相傳  
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來於此矣  
太原郡東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  
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見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

### 水草

華不注泉齊頃公取水處方圓百餘步北齊時有人以  
繩千尺沉石試之不窮石出赤如血其人不久坐事死  
荊州永豐縣東鄉里有卧石一長九尺六寸其形似人  
而舉體青黃隱起狀若雕刻境若旱便齊手一作祭元齊字而  
舉之小舉小雨大舉大雨相傳此石忽見於此本長九  
尺今加六寸矣

荆之清

一曰清

水宛

一曰宛

口傍義興十二年有兒群浴此

水忽然岸側有錢出如流沙因竟取之手滿置地隨復  
去乃衣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以銅牛



牽之勢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脚徑可五寸許猪  
鼻轂有六幅通體青色轂內黃銳狀如常運於時沈敬  
敞一作守南陽求得車脚錢行時貫草輒便停破竟不知  
所終往

虎窟山相傳燕建平中濟南太守胡諮於此山窟得白  
虎因名焉

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  
龜大如馬蹄積炭五枝於函傍復掘三丈遇盤石下有  
水流洶洶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駛俄有一船觸石而  
上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曰吳赤烏二年八

月十日武昌王子義之船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時有邵敬伯者家  
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吾通  
問於濟伯今須過長白幸君爲通之仍教敬伯但於杜  
林中取樹葉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  
入敬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  
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牀發函開書曰裕興超  
滅侍衛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一刀子贈敬伯  
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杜林中而  
衣裳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



西曆十四  
七  
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敬伯坐一榻牀至曉著岸  
敬伯下看之乃是一大龜龜一曰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  
傳杜林下有河伯家

臨清有妬婦津相傳言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  
光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  
如此吾無憾矣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  
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  
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  
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  
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

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已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  
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

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壞衣一  
作攘衣

虞道施義熙中乘車山行忽有一人烏衣勁上車言寄  
載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被毛行十里方去臨別語施  
曰我是駮除大將軍感爾相容因留贈銀環一雙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百  
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已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火  
發蕩盡因有烏毛插地繞宅周匝數重百姓乃起廟  
大足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



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茂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長戡波日役一作日波島邏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守門焉使者導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爲司風長兼駙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根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蕊不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遣惣無未必不如惣有王大

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願額間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感士人恠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殫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令兩使隨士人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泚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激目不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即令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曰境內並無此國士人復哀祈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泚第七島龍王復叱



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蝦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為蝦所魅耳吾雖為王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為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蝦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蝦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蝦王一鑊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州回顧二使乃巨龍也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恠近日西賚一作貢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比常進皆為小勃律所劫不達工怒欲征之群臣多諫

獨李右座林甫贊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運謀勇可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即屠城虜二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唯蕃漢各一人得還具奏玄宗大驚異即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冰猶崢嶸如山隔冰見兵士屍立者坐者瑩澈可數中使將返冰忽消釋眾屍亦不復見



郭代公常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矚目出於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樵間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大曆中有士人莊在渭南遇疾卒於京妻柳氏因莊居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後忽見一老人白衣兩牙出吻外熟視之良久漸近牀前牀前有婢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聲衣隨手碎攫食之須臾骨露乃舉起飲其五藏見老人口大如簸箕子方叫一無所見婢已骨矣數月後亦無他士人祥齋日暮柳氏露

坐逐涼有胡蜂遶其首面柳氏以扇擊墮地乃胡桃也柳氏遽取翫之掌中遂長初如拳如椀驚顧之際已如盤矣曝然分爲兩扇空中輪轉聲如分蜂忽合於柳氏首柳氏碎首齒著於樹其物因飛去竟不知何恠也賈相公耽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盡損賈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爲健步乙一作明日當有兩騎衣慘緋所乘馬蕃步鬣長經市出城君等蹤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裹糧衣皂衣尋之一如賈言自市至野二百餘里映大家而滅遂壘石標表誌焉



經信而返賈大喜令軍健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將偕往其所因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

胡珣為號州時獵人殺得鹿重一百八十觔蹄下貫銅鏤鏤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識之

博士丘濡說汝州傍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倏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為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竊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藍膚磔磔耳如驢焉至地乃復人矣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

窺我我實野又與爾有緣終不害汝女素惠謝曰我既為君妻豈有惡乎君既靈異何不居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裸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露任爾縱觀不久當爾歸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裸或有白衣塵中者其物斂手側避或見挽其頭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見及歸女問之向見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喫牛肉者予得而欺之或遇忠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錄者吾悞犯之當為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女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因授一青石大



如雞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後一夕風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至其家墜之庭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餘

李公佐大曆中在廬州有書吏王庚請假歸夜行郭外忽值引騶呵辟書吏遽映大樹窺之且恠此無尊官也導騎後一人紫衣儀衛如節使後有車一乘方渡水御者前白車鞣索斷紫衣者言檢簿遂見數吏檢簿曰合取廬州某里張某妻脊筋乃書吏之姨也頃刻吏廻持兩條白物各長數尺乃渡水而去至家姨尚無恙經宿忽患背疼半日而卒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系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

鄭相餘慶在梁州有龍興寺僧智圓善摠持教勒之術制邪理痛多著効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臘高稍倦鄭公頗敬之因求住城東隙地鄭公為起草屋種植有沙彌行者各一人居之數年暇日智圓向陽科脚甲有婦



西前古  
十三  
人布衣甚端麗至階作禮智圓遽整衣恠問弟子何由至此婦人因泣曰妾不幸夫亡而子幼小老母危病知和尚神呪助力乞加救護智圓曰貧道本厭城隍喧啾兼煩於招謝弟子母病可就此為加持也婦人復再三泣請且言母病劇不可舉扶智圓亦哀而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十餘里至一村村側近有魯家莊但訪韋十娘所居也智圓詰朝如言行二十餘里歷訪悉無而返來日婦人復至僧責曰貧道昨日遠赴約何差謬如此婦人言只去和尚所止處二三里耳和尚慈悲必為再往僧怒曰老僧哀暮今誓不出婦人乃聲高曰慈悲何

在耶今事須去因上階牽僧臂驚迫亦疑其非人恍惚間以刀子刺之婦人遂倒乃沙彌悞中刀流血死矣僧忙然遽與行者瘞之於飯甕下沙彌本村人家去蘭若十七八里其日其家悉在田有人皂衣揭襖乞漿於田中村人訪其所由乃言居近智圓和尚蘭若沙彌之父欣然訪其子耗其人請問具言其事蓋魅所為也沙彌父母盡皆號哭詣僧僧猶給焉其父乃鋏索而獲即訴於官鄭公大駭俾求盜吏細按意其必冤也僧具陳狀貧道宿債有死而已按者亦已死論僧求假七日令持念為將來資糧鄭公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急印契縛



西前十四  
十四  
爆考其魅凡三夕婦人見於壇上言我類不少所求食處輒爲和尚破除沙彌且在能爲誓不持念必相還也智圓懇爲設誓婦人喜曰沙彌在城南某村幾里古丘中僧言於官吏用其言尋之沙彌果在神已癡矣發沙彌棺中乃茗帚也僧始得雪自是絕不復道一梵字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鍰因買田畔一枯栗樹將爲薪以求利經宿爲鄰人盜斫創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父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瓮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斃

錢成龍形號王清本

元和中蘇湛游蓬鵠山累糧鑽火境無遺址忽謂妻曰我行山中覩倒崖有光鏡必靈境也明日將投之今與卿訣妻子號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領奴婢潛隨之入山數十里遙望巖有白光圓明徑丈蘇遂逼之纔及其光長叫一聲妻兒遽前救之身如蠶矣有蜘蛛黑色大如鈎鱗走集巖下奴以利刃決其網方斷蘇已腦陷而死妻乃積薪燒其崖臭滿一山中

相傳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疋布將及旻旻引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創者



剪方寸貼之血立止也

唐段少卿西陽襍俎前集卷之十五

唐太常少卿臨淄柯古段成式撰

明四川道監察御史內鄉李雲鵠校

諾臯記下

和州劉錄事者大曆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尤能食鱠常言鱠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觔曾於野亭觀其下筯初食鱠數疊忽似哽咯出一骨珠子大如黑豆乃寘於茶甌中以疊覆之食未半恠覆甌傾側劉舉視之向者骨珠已長數寸如人狀坐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捽劉因毆流血良久各散走一



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言訪其所以皆不省自是亞鱸馮坦者常有疾醫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瓮子疾減半又令家人園中執一蛇投瓮中封閉七日及開蛇躍出舉首尺餘出門因失所在其過跡地墳起數寸陸紹郎中言常記一人浸蛇酒前後殺蛇數十頭一日自臨瓮窺酒有物跳出齧其鼻將落視之乃蛇頭骨因瘡毀其鼻如劓焉

有陳朴元和中住崇賢里北街大門外有大槐樹朴常黃昏徙倚窺外見若婦人及狐大老烏之類飛入樹中

遂伐視之樹凡三槎一槎空中一槎有獨頭栗一百二十一槎中襁一死兒長尺餘

僧無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常於曲江洗馬馬忽跳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遽令解之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貼中藏衣箱內一日送客至漚水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鞭築地成竅置虫於中沃盥其上少頃虫蠕蠕而長竅中泉湧倏忽自盤若一席有黑氣如香烟徑出簷外衆懼曰必龍也遂急歸未數里風雨驟至大震數聲

景公寺前街中舊有巨井俗呼爲八角井元和初有公



西府十五  
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稜椀就井承水悞  
墜椀經月餘出於渭河

東平未用兵有舉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欲濯  
足有稱淄青張評事者僕從數十孟欲叅謁張被酒初  
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索煎餅孟默然窺之  
且怒其傲良久煎餅熟孟見一黑物如猪隨盤至燈影  
而立如此五六返張竟不察孟因恐懼無睡張尋大鼾  
至三更後孟纔交睫忽見一人皂衣與張角力久乃相  
摔入東偏房中拳聲如杵一餉間張被髮雙袒而出還  
寢牀上入五更張乃喚僕使張燭巾櫛就孟曰某昨醉

中都不知秀才同廳因命食談笑甚懽時時小聲曰昨  
夜甚慚長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復曰某有程須早發  
秀才可先也遂摸靴中得金一挺授曰薄貺乞密前事  
孟不敢辭即爲前去行數日方聽捕殺人賊孟詢諸道  
路皆曰淄青張評事至某驛早發遲明空鞍失所在驛  
吏返至驛尋索驛西閣中有席角發之白骨而已無泊  
一蠅肉也地上滴血無餘惟一隻履在旁相傳此驛舊  
凶竟不知何惟舉人祝元膺常言親見孟不疑說每每  
戒夜食必須發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  
句云白日故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常持念遊覽不復應



舉

劉積中常於京近縣莊居妻病重於一夕劉未眠忽有婦人白首長纜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勿悔遂滅妻因暴心痛殆將卒劉不得已祝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乃索茶一甌向口如呪狀顧命灌夫人茶纔入口痛愈後時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經年復謂劉曰我有女子及笄煩主人求一佳壻劉笑曰人鬼路殊固難遂所託姥曰非求人也但爲刻桐木爲形稍工者則爲佳矣劉許諾因爲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兼煩主

人作鋪公鋪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車輪奉迎劉心計無奈何亦許至一日過酉有僕馬車乘至門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劉與妻各登其車馬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墉籠燭列迎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與相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一堂蠟炬如臂錦翠爭煥亦有婦人數十存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及五更劉與妻恍惚間却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記其一二矣經數月姥復來拜謝曰小女成長今復託主人劉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人姥隨枕而滅妻遂疾發劉與男女酹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心痛



卒劉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膠着其處輕若履  
屣亦不可舉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呪悉不禁劉常暇日  
藥方其婢小碧自外來垂手緩步大言劉四頗憶平昔  
無旣而嘶咽曰省躬近從泰山回路逢飛天野又携賢  
妹心肝我亦奪得因舉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顧似有所  
命曰可爲安置又覺袖中風生衝簾幌入堂中乃上堂  
對劉坐問存歿叙平生事劉與杜省躬同年及第有分  
其婢舉止笑語無不肖也頃曰我有事不可久留執劉  
手嗚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然而倒及覺一無所記其  
妹亦自此無恙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譽初買宅於館娃坊暇日與弟間  
坐廳中忽聽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譽頗異之笑聲漸  
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不見如是累日譽不  
知所爲廳階前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爲祥因伐之根下  
有石露如塊掘之轉闊勢如鋤形乃火上沃醯鑿深五  
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抵掌大笑有頃共牽譽入坑  
投於石上一家驚懼之際婦人復還大笑譽亦隨出譽  
纔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譽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  
用哭也譽至死不肯言其情狀

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



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却墜井中汲者攬得席帽挂於庭  
樹每雨所溜雨處輒生黃菌

有史秀才者元和中曾與道流遊華山時暑環憇一小  
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寘  
懷中坐食頃覺懷中漸重潛起觀之覺葉上鱗起栗栗  
而動史驚懼棄林中遽白衆曰此必龍也可速去矣須  
史林中白烟生彌於一谷史下山未半風雷大至

史論作將軍時忽覺妻所居房中有光異之因與妻遍  
索房中且無所見一日妻早粧開奩奩中忽有五一作金  
色龜大如錢吐五色氣彌滿一室後常養之

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舊莊城東狗脊背

水經注言此狗架背

西

常築墻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工不至乃率  
莊客指揮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恠作矣遽視之  
飢數斗悉躍出蔽地著墻勻若蠶子無一粒重者矗墻  
之半如界焉因詣巫酹地謝之亦無他焉

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慘

曰

永嘉郡記作山魅一名

山駱一名蛟

曰

一名濯肉一名熱肉一名暉一名飛龍

如鳩青色亦曰治烏巢大如五斗器飾以土堊赤白相  
間狀如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燒人廬舍俗言山蕭  
伍相奴或擾人許於伍相廟多已舊說一姓姚二姓王



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爲鳥都皮骨爲猪  
都婦女爲人都鳥鳥一日都左液下有鏡印闊二寸一分  
右脚無大指右手無三指左耳缺右目盲在樹根居者  
名猪都在樹半可攀及者名人都在樹尾者名鳥都其  
禁有打土壟法山鵲法其掌訣右手第二指上節邊禁  
山都眼左手目禁其喉南中多食其巢味如木芝窠表  
可爲履履治脚氣

舊說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爲恠必戴髑髏拜北  
斗髑髏不墜則化爲人矣

劉元鼎爲蔡州蔡州新破食倉一日場狐暴劉遣吏生捕

日於球場縱犬逐之爲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疥狐  
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令訪大將家  
獵狗及監軍亦自誇巨大至皆弭耳環守之狐良久緩  
跡直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城牆俄失所在劉自是  
不復令捕道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  
於日月宮有符有醮日可洞達陰陽

南中有獸名風狸如狙眉長好羞見人輒低頭其溺能  
理風疾術士多言風狸杖難得於翳形草南人以上長  
繩繫於野外大樹下人匿於旁樹穴中以伺之三日後  
知無人至乃於草中尋摸忽得一草莖折之長尺許窺



樹上有鳥集指之隨指而墮因取而食之人候其怠勁走奪之見人遽齧食之或以不及則弃於草中若不可得當打之數百方肯爲人取有得之者禽獸隨指而斃有所欲者指之如意

開成末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鬧近如隔壁井匠懼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韋以事涉恠異不復奏遽令塞之據云新求周秦故事謁者閣上得驪山本李斯領徒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之以韋一作章程三十七歲固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燃叩之空

空如下天

一日如天狀

狀抑知厚地之下别有天地也

大和三年壽州虞候景乙京西防秋迴其妻久病纔相見遽言我半身被斫去往東園矣可速逐之乙大驚因趣園中時昏黑見一物長六尺餘狀如嬰兒裸立挈一竹器乙情急將擊之物遂走遺其器乙就視見其妻半身乙驚倒或亡所見反視妻自髮際眉間及育有豐如指映膜赤色又謂乙曰可辨乳二升沃於園中所見物處我前生爲人後妻節其子乳致死因爲所訟冥斷還其半身向無君則死矣

大和末荆南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莊中肄業初



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繞半寸葛巾杖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乃登牀責曰遽不存主客禮乎復升案窺書詬罵不已因覆硯於書上士人不耐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頃有婦人四五或媯或少皆長一寸呼曰真官以君獨學故令郎君言展且論精奧何癡頑狂率輒致損害今可見真官其來索續如蟻狀如騶卒撲緣士人士人恍然若夢因齧四肢痛苦甚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四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遙望見一門絕小如節使之門士人乃

叫何物恠魅敢凌人如此復被齧且衆齧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內見一人戴冠當殿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吾憐汝獨處俾小兒往何苦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持刀攘臂迫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昧肉眼不識真官乞賜餘生久乃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矣殘燈猶在及明尋其蹤跡東壁古培下有小穴如粟守宮出入焉士人即率數夫發之深數丈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色赤長尺許蓋其王也壤土如樓狀士人聚蘇焚之後亦無他京宣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有賣油者張帽驅驢馱桶



不避導者搏之頭隨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門官人異之  
隨入至大槐樹下遂滅因告其家即掘之深數尺其樹  
根枯下有大蝦蟇如疊挾二筆鍤他若反補器又云器鍤物頭也樹溜  
津滿其中也及巨白菌如殿門浮漚釘其蓋已落蝦蟇  
即驢矣筆鍤乃油桶也菌即其人也里有沽其油者月  
餘恠其油好而賤及恠露食者悉病嘔洩

陵州龍興寺僧惠恪不拘戒律力舉石臼好客往來多  
依之常夜會寺僧十餘設煎餅二更有巨手被毛如胡  
鹿大言曰乞一煎餅衆僧驚散惟惠恪掇煎餅數放置  
其掌中魅因合拳僧遂極力急握之魅哀祈聲甚切惠

恪呼家人斫之及斷乃鳥一羽也明日隨其血蹤出寺  
西南入溪至一巖罅而滅惠恪率人發掘乃一坑礮石  
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曰我  
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賣楚家欠  
我五千四百我又負君錢數亦如之今可賣我其人驚  
異即牽行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及五千詣楚行  
乃還五千四百因賣之兩宿而死

鄆州闕司倉者家在荊州其女乳母鈕氏有一子妻愛  
之與其子均焉衣物飲食悉等忽一日妻偶得林擒一  
蒂戲與已子乳母乃怒曰小娘子成長忘我矣常有物



與我子停今何容偏因齧吻攘臂再三反覆主人之子一家驚怖逐奪之其子狀貌長短正與乳母兒不下也妻知其恠謝之鈕氏復手簸主人之子始如舊矣闕爲災祥密令人持鑊闖擊之正當其胸驕然反中門扇鈕大怒詬闕曰爾如此勿悔闕知無可奈何與妻拜祈之怒方解鈕至今尚在其家敬之如神更有事甚多矣荆州處士侯又玄常出郊廁於荒冢上及下跌傷其肘滄甚行數百步逢一老人問何所苦也又玄見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藥可封之十日不開必愈又玄如其言及解視之一臂遂落又玄兄弟五六互病病必出血月餘

又玄兄兩臂忽病瘡六七處小者如榆錢大者如錢背人面至死不差時荆秀才杜曄話此事於座客

許卑山人言江左數十年前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無他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覺膊內肉漲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痺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

工部員外張周封言今年春拜掃假迴至湖城逆旅說去年秋有河北軍將過此至郊外數里忽有旋風如斗



器常起於馬前軍將以鞭擊之轉大遂旋馬首鬣起如  
植軍將懼下馬觀之覺鬣長數尺中有細綆如紅綫馬  
時立嘶鳴軍將怒乃取佩刀拂之風因散滅馬亦死軍  
將割馬腹視之腹中亦無傷不知是何恠也

段少卿酉陽雜俎前集卷之十五



